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十二

總校官內閣中書臣孫溶

校對官編修臣劉汝謩

謄録監生臣許清猷

編修臣翟槐覆勘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十一

征榷考

榷酤 禁酒

宋寧宗嘉泰四年二月蠲臨安府逋負酒稅

至開禧元年二月復蠲之

嘉定四年四月禁兩浙福建州縣科折鹽酒

先是孝宗初即位免楊存中所獻酒坊逋負錢四千

萬緡乾道二年二月蠲諸路酒坊逋負淳熙三年六月減四川酒課四十七萬餘緡七年十一月禁淮南諸司州郡抑配民酒九年九月以旱減恭合渠昌州今年酒課十一年七月蠲減浙東敗闕坊場酒課十六年四月光宗即位以四川應起經總制錢存留二年代輸鹽酒重課又以兩浙犒賞酒課隸諸州歲入六十五萬尋減三十萬紹熙三年正月蠲四川鹽酒重額錢九十萬緡五月仍以兩浙犒賞酒庫隸諸州

令戶部郎官提領歲以四十五萬緡為額至是年乃

有浙閩科折鹽酒之禁

宋史高定子傳曰寧宗時定子知夾江縣前是酒

酤貸秫於商人定子給錢以糴且寬榷酤民以為

便後為四川總領所立管文字總領所治利州倚

酒榷以佐軍用吏奸盤錯定子躬自究詰酒政遂

平後來者復欲增課定子曰前以吏蠹亦既革之

今又求羨是再榷也乃止

十六年五月詔復潭州稅酒法

湖南安撫使知潭州真德秀奏曰榷酒一事重為潭害積弊已極不容不更舊法俱存不容不復竊惟酒之有榷可行於江浙諸路不可行於廣南福建葢瘴鄉炎嶠疾癘易乘非酒無以禦嵐霧而民貧俗獷勢不能使之必沽於官故特弛其禁以從民便若荆湖以南雖非閩廣比而密鄰桂筦旁接連賀風土氣候往往相似故今全永郴道等州或

聽民自釀而輸稅於官或夏秋正賦併輸酒息未有專行禁榷如江浙諸路者獨潭州自紹興元年兵革未息城市蕭條幕府適有練達之人建議於州募醖户造酒城外而募泊户賣之城中入城之時數罌以稅官無尺薪斗米之費而坐獲利入民無逮捕抑配之擾而得飲醇美其後名公鉅卿相繼典州皆因而不改旁郡如衡依倣其法迄今遵行至乾道二年劉珙討平郴寇增置親兵又乞屯

軍郴桂一時調度百出亦不敢輕變稅法但增置糯米場添創南北楚三湘量從官賣稍分醞戶之利而已及辛棄疾剏置飛虎一軍欲自贍養多方理財取辦酒課乃始獻議於朝悉從官賣變稅為榷皆謂不便人多移徙墟市一空孝宗皇帝亟從給事中芮輝所奏降旨住罷及開禧二年趙善恭又欲盡籠其息不待奏聞遽行官榷醞戶失業犯法者多甫及數年其獘遂極曹彥約到任時官賣

之額日朘月減幕府相視束手無策彦約以爲若行榷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一爲税酒則利在百姓而官吏有不便此議一起每指以爲難行皆官吏自爲計非爲公家計爲百姓計者也以嘉定三年官賣本息計之雖名收二十萬八千五百貫有奇而米麴柴水本錢與官吏食錢却計一十二萬二千三百餘貫除本收息僅八萬六千二百餘貫是一日所得止二百五十餘貫若官賣一

分稅酒二分則日稅之額不過一百六十餘貫當不難辨於是參用官私俱醞之議許城外百姓自行造酒搬運入城上秤收稅每酒一斤稅錢七文不稅而入謂之私酒既而安丙視事即議改榷且限三日打併投醪江流椎罌破釜在在怨嗟凡酒家一孔之利鈎扶靡遺酒貴米賤既相遼絶重法以禁亦不為止搜邏之卒旁午達道連坐之人填溢犴圄所至騷然人不堪命其害不止一州且及

一路由是觀之税與榷孰便孰否大略可覩矣自彦約復行税法衛涇繼之每歲所入淨息率不下八百餘貫視昔之榷無大相過是不科羅不抑配不捜捕薪水之費官吏之給皆十去其七而確然一定之息踵門自至顧何所憚而不為哉謹議曰下措置復行税酒舊法所慮人微望輕不足鎮壓異議既行之後他時或有變更則為醞戸者重罹湯析之禍是臣實悮之也望聖慈嘉惠湘民特降

睿旨從臣所請當琢石鐫刻立之通衢以為本州一定不易之制

理宗寶慶二年三月以久雨詔大理寺三衙兩浙運司臨安府諸屬縣榷酒所凡贓賞等錢罪已決者一切勿徵毋錮留妻子

自是霖潦寒暑皆免

紹定二年十月詔台州水災除茶鹽酒酤諸雜稅郡縣抑納者監司察之

時楊瑾攝華亭弛酒稅

嘉熙二年十二月詔四川諸州縣鹽酒榷額自明年始更減免三年其四路合發總所綱運者亦免

開慶元年嚴私醋之禁

景定三年十月詔蠲四川制總州縣鹽酒榷額

五年六月命董宋臣兼主管御前酒庫

度宗咸淳元年十月減四川州縣鹽酒課始自景定四年正月一日再免徵三年

至四年十月又詔已減四川州縣鹽酒課自咸淳四年始再免徵三年

日知録曰先王之於酒也先以禮坊之後以刑糾之天子無甘酒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幽王而天不湎爾之詩作其教嚴矣漢蕭何造律羣飲罰金既失坊民之意於前曹參代之聞吏醉歌呼而亦取酒與相應和復失糾民之意於後桑弘羊踵此從而榷酤遂以為利國之一孔而禁酒之弛實

濫觴於此然自孝宣以後時禁時開至唐代宗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户隨月納税自此名為禁而實許之酤意在榷錢不在酒矣宋仁宗初言者猶以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禁羣飲以節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燾奏設法勸飲以斂民財周煇雜志以為惟恐飲不多而課不羡此榷酤之獘也近既不榷緡亦無禁令遂以酒為日用之需猶饔飧之不可闕而厚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

持之者矣

遼制凡頭下軍州酒稅赴納上京

遼史地理志曰頭下州軍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

商賈之家征稅各歸頭下惟酒稅課納上京鹽鐵

司

太祖神冊時遼東新附地不榷酤鹽麴之禁亦弛

至聖宗太平中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利欲與燕山

平地例加繩約其民病之

興宗景福元年禁職官不得擅造酒糜穀有婚祭者有司給文字始聽

道宗清寧十年十一月詔南京不得非時飲酒

金太宗天會三年始命榷酤官以周歲為滿

金榷酤因遼宋舊制至是始有是命

十三年正月時熙宗已即位詔公私禁酒

世宗大定初以國用不足設官榷醋以助經用

至二十三年以府庫充牣罷之

三年詔嚴禁私釀設軍巡察

先是詔宗室私釀者從轉運司鞫治至是省奏中都酒戶多逃以故課額愈虧帝曰此官不嚴禁私釀所致也命設軍百人隷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且令大興少尹招復酒戶

臣等謹按金史梁肅傳大定二年肅為大興少尹時以用度不足上疏言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始立

榷酤法民間粟麥歲爲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
天下酒麴自京師及州郡官務仍舊不得酤販出
城其縣鎮鄉村權行停止不報至此嚴禁私釀又
命大興少尹招復酒户葢仍用其奏也
八年更定酒使司課及五萬貫以上者依舊例通注文
武官餘並右職有才能累差不虧者爲之
次年大興縣官以廣陽鎮務虧課兩惧奪其俸乃以
酒散部民使輸其稅大理寺以財非入己請以贖論

帝曰雖非私贓而貧民亦受其害若止從贖何以懲後特命解職至十九年三月尚書省奏虧課院務顏葵等六十八人各合削官一階帝曰以承廕人主榷沽此違法也法弊則當更張唐宋法有可行者則行之

十八年三月命戍邊女直人遇祭祀婚嫁節辰許自造酒

二十六年更定酒課功酬法

尚書省奏鹽鐵酒醋自定課後增各有差帝曰監臨官惟知利巳不知利從何來若㤹辦增羡者酬遷虧者懲殿仍更定併增併虧之課無失原額横班祗虧者與餘差一例降罰庶有激勸又如功酬合辦二萬貫而止得萬七八千難迭兩酬者向多止納萬貫輒以餘錢入已今後可令見差使内不迭酬餘錢與後差使内所增錢通算為酬庶錢可入官又監官食直若不先與何以責廉今後及格限而至者即用此法

時梁肅爲吏部尚書舉同安主簿高旭除平陽酒使肅奏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優於治民若使坐列肆榷酒酤非所能也請諸道鹽鐵使依舊文武參注其酒稅使副以右選三差俱優者爲之帝稱善

罷酒稅司杓欄人

梁肅拜參知政事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二曰罷酒稅司杓欄人五曰罷榷醋以利與民七曰隨路酒稅許折納諸物詔議行之

二十七年命天下院務依中都例改設麴課聽民酤

初二十四年七月帝在上京會寧尹富察通言可罷上京酒務令民自造以輸稅帝曰先灤州諸地亦嘗令民煎鹽後以不便罷之今豈可令民自沽耶二十六年帝以上京酒味不嘉欲如中都麴院取課庶使民得美酒至是遂議以天下院務依中都例改收麴課而聽民酤並議遣官詢問遼東來遠軍南京路新息虞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縣德呼勒部族天

城縣七處除稅課外願自承課者賣酒帝曰自昔鹽
官多私官錢若令百姓承辦庶革此弊其試行之
章宗明昌元年正月更定新課令即日收辦
承安元年七月定中都麯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至明
昌六年為界通比均取一年之數為額
中都麯使司大定間歲獲錢三十六萬一千五百貫
至是年歲獲四十萬五千一百三十三貫西京酒使
司大定間歲獲錢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五百八

十八文至是年歲獲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乃定通比均取法至泰和四年九月省奏在都麴使司自定課以來八年併增宜依舊法以八年通該課程均其一年之數仍將新增諸物一分稅錢併入通為課額以後之課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隨處酒務元額上通取三分作糟醇錢

臣等謹按章宗紀承安元年七月帝御紫宸殿受賀賜諸王宰執酒勑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賜民

縱飲九月賜右丞相襄酒百尊又都人進酒三千一百瓶詔以賜邊軍吏益酒禁之開莫甚於是歲也

三年三月復榷醋

先是明昌五年以有司所入不充所出言事者請榷醋息遂令設官榷之其課額俟當差官定之尋罷至是省臣以國用浩大遂復榷醋五百貫以上設都監千貫以上設同監一員

五年四月令酌收杓欄錢

省奏舊隨處酒税務所設杓欄人以射糧軍歷過隨

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罷去其隨朝應役軍人

各給添支錢粟酬其勞今擬將元收杓欄錢以代添

支令各院務驗所收之數百分中取三隨課代輸更

不入比歲約得錢三十餘萬以佐國用

泰和六年制院務賣酒數各有差若數外賣及將帶過

數者罪之

宣宗貞祐三年十二月議酒稅設使司依大定之制
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稅錢及十萬貫者始設使
司其後二萬貫亦設令河南使司五十餘員虛費月
廩宜依大定之制至元光元年復設麴使司
哀宗天興二年九月禁公私釀酒
元太宗二年正月定酒課驗實息十取一
三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榷酤辦課
仍以各州府司縣長官充提點官隸徵收課稅所其

課額驗民户多寡定之

六年頒酒麴醋貨條禁私造者依條治罪

邱濬大學衍義補曰穀麥既已納稅用穀為酒又稅之造麥為麴以醖酒又稅之以米與醨為醋又稅之是則穀麥一物農耕以為食官既取之商糴於農以為酒與麴醋官又取之三四出稅豈上天生物養民人君代天子民之意哉

世祖中統三年三月免高麗酒課

至元二年四月勅上都商税酒醋等課毋徵

四年八月申嚴平灤路私鹽酒課之禁互見鹽鐵考

九月申嚴西夏中興等路僧尼道士商税酒醋之禁互見征榷考

至十四年五月申嚴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貧民十八年五月禁甘肅瓜沙等州爲酒十九年十月禁大都及山北州郡酒二十年四月元典章作十五年七月申嚴酒禁有司造者財産女子没官犯人配役

七年九月山東鐵勒益都濟南酒稅以十之二收糧

十年四月定葡萄酒三十分取一例

時大都酒使司欲於十分中取一省部議葡萄酒漿雖以酒為名實不用米麴自六年七年立為課額止三十分取一宜令如舊從之

十五年正月弛女直碩達勒達酒禁

二月以川蜀地多嵐瘴弛酒禁四月以時雨霑足稍弛酒禁民之衰疾飲藥者官為醖釀量給之十一月

開酒禁

十六年二月以大都河間山東酒醋等課併入鹽運司

二十二年正月詔禁私酒

右丞盧世榮言京師富豪户釀酒價高而味薄以致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向之歲課一月可辦從之至二月又申禁私造酒麴

三月罷上都醋課

九月罷榷酤

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增課鈔一貫為五貫

臣等謹按食貨志云是年二月命隨路酒課依京師例每石取一十兩三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上都酒課改榷酤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止輸鈔五兩是因世榮言而課從輕也以姦臣傳考之二十一年十一月世榮居中書言京師

富豪户釀酒酤賣價高味薄且課不時輸宜一切
禁罷官自酤賣明年正月奏古有榷酤之法今宜
立四品提舉司以領天下之課歲可得鈔千四百
四十錠二月又奏大都酒課日用米千石以天下
之衆比京師當居三分之二酒課亦當日用米二
千石今各路但總計日用米三百六十石而已奸
欺盜隱不可不禁已責各官增舊課二十倍後有
不如數者重其罪皆從之四月以言者劾始下世

榮於獄然自是雖罷榷酤猶增前一貫者為五倍

蓋言利之臣貽害如此志稱用其言歲輸十兩為

五兩誤矣惟鄉民造醋者免收課乃世榮所奏九

事之一因怒之者衆聊託此以要譽者元典章言

先是鄉村農民造醋與城市一體收課是年二月

命並免之是其事也典章又言酒課除大都河西

務楊村所管州城依例榷酤外所有腹裏大都上

都江南福建兩廣鄉村内百姓皆聽自造酒辦課

所謂罷榷酤之實如此

二十五年二月禁遼陽酒

至六年禁上都桓州應昌隆興酒二十七年七月禁平地忙安倉釀酒犯者死十月禁大同路釀酒十一月禁上都山後釀酒二十八年三月太原饑嚴酒禁十月嚴山後酒禁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六月以甘肅等處米價湧貴詔禁釀酒

元史刑法志曰私造薩滿阿喇克酒者同私酒法

杖七十徒二年財產一半沒官有首告者於沒官物內一半給賞蒙古漢軍醞造私酒醋麴者依常法犯禁飲私酒者笞三十七犯界酒十瓶以下罰中統鈔一十兩笞二十七十瓶以上罰四十兩笞四十七酒給原主酒雖多罰止五十兩罪止六十

四月以武岡寶慶二路薦經寇亂免今年酒稅課

至二十七年八月又免大都平灤河間保定四路流民租賦及酒醋課

七年弛寧夏酒禁

至二十七年九月武平地震盜賊乘隙剽刼民愈憂恐平章政事特穆爾以便宜蠲租賦罷商稅弛酒禁

二十九年四月弛太原甘肅酒禁仍榷其酤八月弛平灤酒禁十月弛上都酒禁

二十九年正月江西福建酒稅課悉歸有司

自二十五年二月改江西茶運司為都轉運使司并榷酒醋稅至是從江西行省左丞高興言詔江西酒

醋之課不隸茶運司福建酒醋之課不隸鹽運司皆依舊令有司辦之

三月令湖廣龍興南京分辦杭州酒課十之三

丞相完澤等言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湖廣龍興歲辦止九萬錠輕重不均於是減杭州省十分之三令湖廣龍興南京三省分辦

臣等謹案元典章是年正月阿喇卜丹以此為言中書省議行之阿喇卜丹江西行省也

成宗元貞元年閏四月弛甘州酒禁

大德元年七月免上都酒課三年

至二年五月罷尋麻林酒稅羨餘三年五月鄂岳漢陽興國常澧潭衡辰沅寳慶常寧桂陽茶陵旱免其酒課五年九月江陵常德澧州皆旱免其門攤酒醋課

十一月禁和林釀酒

至五年四月又禁和林釀酒其諸王駙馬許自釀飲

不得酤賣六年十一月禁和林軍釀酒惟安西王阿
南達諸王呼喇珠托克托布哈伊奇哩駙馬曼濟台
鴻吉哩岱雅爾哈許釀八年六月開和林酒禁立酒
課提舉司
五年十月以歲饑禁釀酒
至十一月詔諭中書省近因禁酒閭年高需酒之人
有預市而儲之者其無釀具者勿問六年正月又禁
民釀酒十二月禁諸路釀酒七年正月以歲不登禁

河北甘肅陜西等郡釀酒

臣等謹按元典章是年以各路犯界酒貨有斷沒入官有給付原主者歸斷不一罰鈔數亦不同都省議斷決追罰仍依定例所獲酒數給主仍勒出境毋致侵課至七年定決杖七十七追中統鈔一百貫付告人充賞

七年二月併大都鹽運司入河間運司其所掌京師酒稅課令戶部領之

五年開上都大都酒禁其所隷兩都州縣及山後河東山西河南嘗告饑者仍恙禁之

閏五月又詔上都路應昌府伊奇喇斯和林等處依內郡禁酒

十月弛太原平陽酒禁

十二月又弛京師酒課許貧民釀酒

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

至九年併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醞不許過二十五

石之上十年復增三所武宗至大三年又增為五十四所歲輸十萬餘錠

大學衍義補曰槽房每所一日醖二十五石總計日費七百五十石月費二萬二千五百石歲費二十七萬石矣

九年七月禁晉寧冀寧大同釀酒

至十一年武宗即位九月中書省言杭州一郡歲以酒糜米麥二十八萬石禁之便河南益都諸郡亦宜

禁之制曰可十二月以饑故禁山東河南江浙民釀

酒

十一年七月時武宗已即位江浙水民饑詔酒醋門攤課程免

一年

十一月詔免建康路今年酒課

武宗至大元年九月弛諸路酒禁

十月又以大都艱食罷榷酤閏十一月以杭州紹興

建康等路歲比饑饉免今年酒課十分之三

仁宗延祐元年正月除四川酒禁

至七年英宗即位五月弛陜西酒禁八月罷上都嶺北甘肅河南諸郡酒禁

禁興元鳳翔涇州邠州酒以歲荒故也至十二月又以汴梁南陽歸徳汝寧淮安水勣禁釀酒四年四月禁嶺北酒五年三月禁和寧淨州路酒十月又禁大同冀寧晉寧等路酒十一月禁開成莊浪等處酒六年三月禁甘肅行省所屬

郡縣酒六月濟寧等路水禁酒九月禁山東諸路酒

七年英宗即位四月申嚴和林酒禁

六年三月定私造酒麴依匿稅科斷例

常德路副達嚕噶齊哈尚言比來水旱相仍小民無以為生沽賣酒漿無知犯法若無問斗升一體科斷雖有籍沒之名貧家小户財產幾何況私茶止沒物貨而賣酒匿稅反重於彼似乎不倫部議榷酤之法既已改革酒醋課程普散於民除認納門攤許令醞

造飲用外其自備工本造賣酒麴不行赴務包認關
由者止依匿稅例
英宗至治元年正月以奉元路饑禁酒
十二月又以真定保定大名順德等路水民饑禁釀
酒至二年二月以河間路饑禁釀酒三月以河南兩
淮饑禁釀酒四月以恩州饑禁釀酒五月以彰德府
饑禁醞酒三年五月以嶺北米貴禁釀酒
十一月以營田提舉司徵酒擾民命有司兼榷之

二年十二月弛河南陜西等處酒禁

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正月以河間真定保定瑞州四路饑禁釀酒

四月又禁山東諸路酒九月禁大都順德衞輝等十郡酒十二月以大寧路鳳翔府饑禁釀酒至三年二月禁汴梁路釀酒五月以涇州饑禁釀酒四年十一月禁晉寧路釀酒

十二月弛瑞州路酒禁

至三年九月弛大都上都興和酒禁十一月弛寧夏路及成都酒禁

文宗天歷元年十一月以汴梁河南等路及南陽府頻歲旱蝗禁其境内釀酒

十二月又詔被兵郡縣免雜役禁釀酒至二年十月禁奉元永平釀酒

十二月開上都酒禁

至二年三月開遼陽酒禁十二月開河東冀寧路四

川崇慶路酒禁

二年十二月令所撥賜酒課仍輸官

大都槽房累朝以課程撥賜諸王公主及各寺者凡九所至是中書省言諸王公主自有封邑歲賜宫寺亦各有常產其酒課悉令仍舊輸官為宜從之

順帝至元三年五月以興州松州民饑禁上都興和造酒

至正四年十一月以河南民饑禁酒六年五月以陜

西畿禁酒八年五月以四川旱禁酒十四年九月禁河南淮南酒十五年閏正月以上都路饑嚴酒禁

元代天下每歲酒醋課總入之數

腹裏酒課五萬六千二百四十三錠六十七兩一錢遼陽河南陜西四川甘肅江浙江西湖廣各行省酒課共四十一萬二千三百一十一錠二百兩九錢雲南行省酒課貝八二十萬一千一百一十七索

腹裏及遼陽河南陜西四川江浙江西湖廣七行省

醋課共二萬二千五百九十一錠二百三十五兩八錢

明太祖庚子歲二月從中書省請定征酒醋之稅

丙午歲二月禁民種糯

自初定金陵即定禁酒令至是又令曰余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於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力畝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多心甚憫焉曩因民間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價

稍平頗有益於民然非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今歲農民毋種糯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其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洪武六年十一月令太原勿復進葡萄酒

諭省臣曰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又西番兆日之地舊有造葡萄酒户三百五十家至七年七月其酋長以所造酒來獻又諭中書省曰物非常有而

求之者必有非常之害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其卻之使無復進

十八年命酒醋課折收金銀錢鈔著為令

凡賣酒醋之家不納課程者笞五十酒醋一半入官內以十分之三付告人充賞務官攢攔自獲者不賞其造酒醋自用者不在此限

英宗正統七年命各處酒課州縣收貯以備用

臣等謹按邱濬言明朝不立酒麴務惟攤其課於稅務中而醋則自來無禁唐宋來苛征酷歛一切革之又謂民間酒肆報官納課罷肆則已未嘗如前代藉爲經費然考實錄及會典太祖初起已有征酒醋之令至十八年又折收金銀錢鈔則酒醋未嘗無征英宗有收貯備用之命則酒課亦未嘗不藉爲經費也

景帝景泰二年定酒麴每十塊收稅鈔牙錢鈔塌房鈔

各三百四十文

六年十二月宛平知縣王紀言歲歉民饑宜加拯卹請
裁減酒醋麴局酒戶從之

憲宗成化四年命張家灣宣課司并在京都稅司凡遇
客商淮麴投稅每百分取二
令送光祿寺準塌房條稅課鈔每歲所送十五萬斤
如有餘存留支用凡諸色人踏送酒麴須赴務投稅
方許貨賣違者並依匿稅科斷其造酒家自用麴貨

不在此限如賣酒家自無麴貨須收買曾經投税麴貨造酒貨賣依例辦納酒課若自行造麴亦須赴務投税

大學衍義補曰天下造麴之處惟淮安一府糜麥為多以石計者毋慮百萬淮安當南北之衝綱運上下商賈往來必經於此一年之間般運於四方者不可勝計前代以國計必不得已而取其利今日無所利之請勑所司嚴加禁約凡民間造麴器

具悉令折毁傭作者勒令歸農有犯與私鹽偽錢同科使每歲存麥百餘萬石以資民食亦國家藏富於民之一法也

世宗嘉靖二十六年革甘肅原派店户流民酒居油舖等銀

神宗萬歷四年命張家灣宣課司解光禄寺麴塊折收銀

光禄寺卿胡執禮奏抽分麴塊不堪醞釀尚書王國

光議歲收之數每斤折銀一分解寺辦用時抽分麯共一十五萬二千八百斤内供應酒醋局一十萬八千八百斤光祿寺四萬四千斤此後酒醋局解本色光祿寺折銀四千四百兩又寧國府歲造酒瓶一十萬件送南京光祿寺交納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十一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十二

征榷考

榷茶

宋寧宗慶元初除隆安縣茶課估錢

初元豐開川秦茶場園户既輸二税又輸土産隆安縣園户二税土産兼輸外又催理茶課估錢高宗建炎元年立爲額至是始除之

六年詔四川產茶處歲輸經總制頭子錢五千四十一道有奇又科租錢三千一百四十道有奇

先是孝宗淳熙四年七月嚴四川入蕃茶禁五年六月減四川茶課十五萬餘緡六年九月四川置制使胡元質奏祖宗時蜀茶並許通商熙寧以後始從官榷當時課息歲不過四十萬建炎軍興改法賣引比之熙寧已增五倍紹興十七年主管茶事官增立重額至二十五年臺諫論列始蒙蠲免當時鄭靄爲都

大提舉奉行不虔實未盡蠲前官所增逐戶納數又越二十餘年其間有産去額存者實無茶園止因零賣官司抑令承額而不得脫者似此之類每歲預俵茶引於合同官場逐月督取張松爲都大提舉日又計與洋諸場一歲茶額直將茶引俵與園戶不問茶園盛衰不計茶貨有無止計所俵引數按月追取以致茶園百姓更加窮困乞行茶馬司將無茶之家並行停閣茶少額多之家即與減額詔命減放虛額凡

一百四萬三百斤有竒其引息及土産税錢共十五萬二千九百九十四貫有竒至是乃復有是詔

嘉泰元年五月除茶鹽賞錢

至嘉定二年五月七年九月又除之八年二月蠲臨安府茶鹽賞錢十年五月又蠲茶鹽賞錢

三年八月置四川提舉茶馬二員分治茶馬事

至十二月又命四川提舉茶馬通治茶馬

孝宗時吏部郎閻蒼舒陳茶馬之弊曰夷人不可

一日無茶以生祖宗時一馱茶易一上駟陜西諸州歲市馬二萬匹故歲運茶二萬馱今陜西未歸版圖西和一郡歲市馬三千匹耳而用陜西諸郡二萬馱之茶其價已十倍又不足而以銀絹紬及楮幣附益之其茶既多夷人遂賤茶而貴銀絹紬而茶司之權遂行于他司今巖昌四尺四寸下駟一匹其價率用十馱茶若其上駟則非銀絹不可得祖宗時禁邊地賣茶極嚴自張松大弛永康茶

之禁諸番因盡食永康細茶而巖昌之茶賤如泥土且茶愈賤則得馬愈少猶未足道而因此利源遂令洮岷疊巖之土番深至腹心內郡此路一開其憂無窮今後必支精好茶而漸損其數又嚴入番茶之禁則馬政漸舉而邊境亦安矣

臣等謹按明邱濬謂自唐世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葢西北人嗜茶有自來矣西北人多嗜乳酪乳酪滯膈而茶性通利能蕩滌之故雖不用於三代而

用于唐不獨中國用之而外國亦莫不用焉宋人所以始置茶馬司也

理宗端平間蠲新城茶租錢

先是光宗紹熙四年八月蠲紹興丁鹽茶租錢八萬二千餘緡至是陳政為新城令民困于茶租錢政請於朝特蠲二千八百貫不強其所無以紓民力

金世宗大定十六年十二月定榷場香茶罪賞格

金代茶自宋人歲供之外皆貿易於宋界之榷場至

是以多私販乃更定罪賞格

章宗承安三年八月命設官制茶

時以茶為費國用而資敵遂命設官製之以尚書省令史承德郎劉成往河南視官造者以不親嘗其味但採民言謂為溫桑實非茶也還白帝帝以為不幹杖七十罷之

四年三月命淄密寧海蔡州各置一坊造茶

依南方例每斤為袋直六百文以商旅猝未販運命

山東河北四路轉運司以各路戶口均其袋數付各

司縣鬻之買引者納錢及折物各從其便

金史賈鉉傳曰鉉改左司諫上書論山東採茶事

言茶樹隨山皆有一切護邏已奪民利因而以捄

茶樹執誣小民嚇取貨賂宜嚴禁止仍令按察司

約束從之

五月定山東人戶造賣私茶比煎礬例罪徒二年

泰和二年二月去造土茶律

四年禁諸路樁配食茶併減茶價

帝謂宰臣曰朕嘗新茶味雖不嘉亦豈不可食也比令近侍察之乃知山東河北四路悉樁配於人既曰强民宜抵以罪此舉未知運司與縣官孰為之所屬按察司亦當坐罪自今其令每袋價減三百文至來年四月不售雖腐敗無傷也

五年春罷造茶坊

至三月又諭省臣曰今雖不造茶其勿伐茶樹其地

則恣民耕樵次年令河南茶樹槁者補植之

六年十一月定食茶制

尚書省奏茶者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若不禁恐耗財彌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至七年正月更定食茶制

八年七月令以鹽及雜物博易宋茶
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絹有益
之物不可也國家之鹽貨出于鹵水歲取不竭可令
易茶省臣以為所易不廣遂奏令兼以雜物博易
宣宗元光二年三月復定茶禁
省臣以國蹙財竭奏曰金幣錢穀世不可一日闕者
也茶本出于宋地非飲食之急而自昔商賈以金帛
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間嘗禁止之後以宋人求和乃

罷兵興以來復舉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邊民又窺
利越境私易恐因泄軍情或盜賊入境令河南陝西
凡五十餘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銀二兩是一
歲之中妄費民銀三十餘萬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貨
而資敵乎乃制親王公主及見任五品以上官素蓄
者存之禁不得賣餽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
賞寶泉一萬貫
臣等謹按茶價承安四年每袋價六百文泰和四

年減三百文是後無考至是省臣奏每袋銀二兩當國處財竭之際不應邉增如是之多且上云五十餘郡郡日食茶二十袋合五十餘郡計之每日當食一千餘袋合一歲三百六十日計之每歲當食三十六萬餘袋每袋二兩則每歲當費銀七十二萬餘兩不應僅費三十餘萬也二兩疑即一兩之訛時軍旅倥偬故其價與承安泰和稍不同耳

元世祖至元五年榷成都茶

用運使白賡言榷成都茶于京兆鞏昌置局發賣私自採賣者其罪與私鹽同至六年七月立西蜀四川監榷茶場使司八年九月詔以四川民力困敝免茶鹽等課稅仍勅有司自今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元史張廷瑞傳曰先是官買蜀茶增價鬻於羌人以為患張廷瑞為諸蠻夷部宣慰使更變引法使每引納二緡而付文券與民聽其自市于羌羌蜀

便之

十二年榷江西茶

時既平宋用左丞呂文煥言榷江西茶以宋會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

十三年定長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

長引毎引茶一百二十斤收鈔五錢四分二釐八毫

短引茶九十斤收鈔四錢二分八毫是歲徵一千二百餘錠十四年取三分之半增至二千三百餘錠十

五年長引收鈔一兩八分五厘六毫短引八錢四分五釐六毫增至六千六百餘錠十七年除長引專用短引每引收鈔二兩四錢五分草茶每引收鈔二兩二錢四分至十八年增額至二萬四千錠

十四年正月置江淮榷茶都轉運使司

至十六年四月立江西榷茶運司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淮荆湖福建之稅二十五年二月改江西茶運司爲都轉運使司

臣等謹按元典章二十五年三月中書省奏茶運司改都轉運司所辦課程浩大乞降條畫一所辦茶課依茶引事理一運茶綱船官司不得拘運官物一運茶河道盡行拔去樁橛一賣畢舊引依限繳納一諸色人等毋許妄行煽惑沮壞茶課一經過使臣等不得將催辦課程騎坐馬匹及販茶車船頭匹奪取走遞一舊來茶園諸人不得所損一諸色人等毋許圖利驅黨恃勢匿稅一所差勾當

之人以慎行止有家產無過犯者充之一辦課行茶地頗廣遠如差巡查勾當不得夾帶取罪一提點辦課依例用管民正官一所辦課程依原額并增羨盡實納官毋許欺隱如有虧兌勒令賠償更治其罪一蒙古軍人等毋得非理于茶肆索取飲食杯酒等物凡十餘條與中統二年六月恢辦鹽法課程大約相同云

又按邱濬謂至元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司其時

有末茶有葉茶唐宋用茶皆以細末製爲餅片至臨用而碾之盧仝詩所謂首閲月團范仲淹詩所謂碾畔塵飛是也元猶有末茶之説今則閩廣之地間用末茶若葉茶之用遍天下幾不復知有末茶矣

十八年定販茶據批引例

客旅興販茶貨納正課鈔出給公據前往所指山場裝茶出山齎據赴司繳納給引齎引隨茶驗引發賣

限三日內限赴所在官司批納引目違認者杖六十

因而轉用或改抹字號或增添夾帶斤重及引不隨

茶者並同私茶法

十九年命江南茶課官為置局

是年二月饒州總管姚文龍言江南財賦歲可辦鈔

五十萬錠詔以文龍為江西道宣慰司兼措置茶法

至是置局令官賣引通行貨賣歲終增二萬錠

二十一年六月革抑配茶課增茶引價

轉運司言各處食茶課程抑配於民非便於是草之而以其所草之數於正課每引增一兩五分通為三兩五錢至二十三年三月又以搉茶提舉李起南言江南茶每引增為五兩因即令起南為轉運使是年徵四萬錠至二十六年又從丞相僧格議每引增為十兩

臣等謹按元典章自宋以来别無食茶課額至元十七年運司盧世榮剏立門攤食茶課程不問有

無産茶之處一槩椿配百姓凡一千三百六十餘錠每歲添搭入額十九年考較作八千六百錠二十年江州榷茶都轉運使言若每年納賣三十五萬引草茶一引元價二兩二錢四分者增為三兩三錢三分末茶二兩四錢九分者增為三兩五錢計辦鈔二萬四千錠并販茶課四千錠共二萬八千殊過于世榮之數却將食茶革去庶百姓不擾課額亦不虧從之葢是時雖免椿配之害而課額

則逓年增多矣又草茶增一兩九分末茶增一兩一分而志云每引增一兩五分葢并兩引而通計之也但謂增一兩五分通爲三兩五錢則與典章不合耳

二十四年五月重定私茶罪

先是命私茶同私鹽法科斷至是定但犯私茶者杖七十茶一半沒官一半付告人充賞應捕人亦同茶園磨戶犯者及運茶車船主知情夾帶亦與同罪有

司禁治不嚴致私茶生發罪及官吏茶過批驗去處不批驗者杖七十其偽造茶引者斬家産付告人充賞諸私茶非私自入山採者不從斷沒法

九月禁阻撓江南茶課

至二十六年八月又詔兩淮兩浙都轉運使司及江西榷茶都轉運使諸人毋得阻辦課三十年正月又申嚴之

三十年改江南茶法

先是有常湖平江等處榷茶提舉司二十三年二月復立岳鄂常德澧州靜江等提舉司二十七年二月復立南康興國提舉司至是凡管茶提舉司一十六所罷其課少者五所併入附近提舉司茶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給賣零茶者初每由茶九斤收鈔一兩至是三斤至三十斤分為十等隨處批引局同每引收鈔一錢

元典章曰是年九月中書省奏茶由局事應依二

十九年實辦之數不失元額今產茶之地有茶樹之家多寡均辦所司隨地租門攤一年兩次催歛起解既已抱納聽民自便不得因而將無文引茶貨偷販出境如告發到官即同私茶斷沒如客旅齎據詣茶户造茶依例辦課或外方客人齎有引茶貨入境聽從貨賣

臣等謹按榷茶十六提舉司曰杭州曰寧國曰龍興曰建寧曰廬州曰岳州曰鄂州曰常州曰湖州曰潭

州曰靜江曰臨江曰平江曰興國曰常德府曰古田建安等處亦詳見元典章

成宗元貞元年正月增江南茶課

時有獻利者言舊法江南茶商至江北者又稅之其在江南賣者亦宜加稅如江北之制於是朝議復增江南課三千錠而弗稅二月以其數添入江西榷茶都轉運司稅額是年凡徵八萬三千錠

大德元年四月命優恤茶户

九月令斷沒私茶鹽錢運司依例結課
七年八月申定販賣私茶罪
凡茶園磨戶但有買茶客旅須驗所齎引據依數發
賣如不驗由引夾帶多賣買賣之人同私茶罪若告
捕得實依例賞給提調正官及首領官吏等比鹽官
加等治罪
武宗至大元年以龍興瑞州為皇太后湯沐邑其茶課
入徽政院

仁宗皇慶元年二月遣官同江西江浙省整治茶鹽法

二年七月置榷茶批驗所并茶由局官

自至大四年增茶額至一十七萬一千三百三十一錠至是更定江南茶法又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

六十六錠

延祐五年十一月敕江西茶運司歲課以二十五萬錠為額

用江南茶副克爾格木穆言立減引添課之法每引增

稅為一十二兩五錢通辦鈔二十五萬錠至七年遂增至二十八萬九千二百一十一錠

臣等謹按元茶課初平宋時所徵止一千二百餘錠自後歷年遞增遂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視元額幾及三百倍此食貨志所以云元之茶課由約而博也

六年七月詔諭江西官吏豪民毋阻撓茶課

命江西諸處茶課增羨盡實入官諸人不得阻壞所

在官司毋將運茶船隻拘運官物官吏等亦不得椿配百姓作弊

十月命有司追理茶錢

浙江行省言茶司强差無俸司吏恣意勾擾害及良民自後民間告欠茶錢乞令有司追理立案以備照刷庶革濫擾之弊部議著為例

文宗天歷二年罷榷茶司

先是延祐六年鄧文原為江東道廉訪司徽寧國廣

德三郡歲入茶課鈔三千錠後增至十八萬錠竭山谷所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爲常轉運司官動以犯法誣民又得專制有司凡五品官以下皆杖決州縣莫敢如何文原請罷其專司俾州縣領之不報英宗至治二年地震詔議弭災文原爲集賢直學士申請罷榷茶轉運司又不報至是始罷榷司而歸諸州縣其歲徵之數與延祐同

順帝元統元年十一月復立江西湖廣江浙河南榷茶

運司

元史食貨志曰文宗至順之後榷茶事無籍可考他如范殿帥茶西番大葉茶建寧胯茶亦無從知其始末故皆不著

至元二年添印江西茶由

從茶運司同知萬家閭言也戶部定擬江西歲辦公據十萬道引一百萬計鈔二十八萬九千二百餘錠茶引便於商販而山場小民全憑茶由為照歲辦茶

由一千三百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九斤每斤一錢一分一釐一毫二絲計鈔五千八百一十六錠七兩四錢一分減引二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張茶引一張造茶九十斤納官課十二兩五錢如於茶由量添二分計二百六十一萬七千五十八斤每斤添收鈔一錢三分八釐八毫八絲計鈔七千二百六十九錠七兩積出餘零鈔數官課無虧而便於民用命如所擬行之

至正二年中定江州給付據引之制

先是江州設立榷茶都轉運司於各路出茶之地設立提舉司七處專任散據賣引規辦國課每年十二月初差人勾集各處提舉司官吏關領次年據引旬月之間司官不能偕聚吏貼需求各滿所欲方能給付據引及還本司春月已過方欲點對給散又有分司官吏到處驗戶散據賣引每引十張除正納官課一百二十五兩外又取中統鈔二十五兩名為搭頭

事例錢以爲分司官吏饋贐之資及茶戶得據還家已及五六月又存留茶引二三千本以茶戶消乏爲名轉賣與新興之戶每據又多取中統鈔二十五兩上下分泒各爲已私茶戶得據在手碾磨方興吏卒踵門催併初限是時茶未發賣無從得錢充裕之家必須別行措辦其力薄者例被拘監至典鬻家私以應官限及終限不能足備上司緊併重復勾追非法苦楚茶戶日見消乏至是李宏陳言江州茶司據引

不便請申明舊制每歲正月運司盡將據引給付提舉司隨時派散無得停留在庫多收分例妨誤造茶時月如有過期別行定罪仍不許運司分司自行散賣據引違者從肅政廉訪司依例糾治詔如所言行之

明太祖辛丑歲二月始立茶法

中書省議榷茶之法歷代資之以充國用今疆宇日廣民物滋盛懋遷頗衆而茶法未行惟興安等處舊

有課額其他産茶郡縣正宜立法征之乃定制官給茶引付産茶府州縣凡商人買茶具數赴官納錢請引方許出境貨賣每引茶百斤不及引者謂之畸零别置由帖付之仍量地逺近定以程限於經過地方執照若茶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聽人告捕又於寧安府及溧水州置茶局批驗引由秤較茶貨有茶引不相當或有餘茶者並聽執問賣茶畢即以原給引由赴所在官司投繳府州縣各委官一員掌其事茶

引每一道初定納錢二百文後定納錢一千文照茶一百斤由一道納錢六百文照茶六十斤諸人但犯私茶與私鹽法一體治罪如賣茶畢停藏原引不即繳納及將已批驗截角退引入山影射照茶者並同私茶論山園茶主將茶賣與無引由客興販者初犯笞三十仍追原價沒官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八十倍追原價沒官客商販茶經批驗所須依例批驗將引由截角别無夾帶方許放行違越者笞二十其偽造

茶引者死籍沒家產告捕人賞銀二十兩凡賣茶之處赴宣課司依例三十分抽一分芽茶葉茶各驗價納課販茶不拘地方

洪武三年命以茶給河州軍

時寧正為河州衛指揮使上言西民轉粟餉軍甚勞而茶布可易粟請以茶布給軍令自相貿易省輓運之若詔從其請

四年十二月令採漢中茶以易馬

戸部言陜西漢中府金州石泉漢隂平利西鄉諸處茶園共四十五頃七十二畝茶八十六萬四千五十八株每十株官取一其民所收茶官給直買之無主者令守城軍士薅培及時採取以十分為率官取其八軍取其二每五十斤為一包二包為一引令有司收貯於西番易馬從之

五年二月置四川茶鹽都轉運司

四川産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二百三十八萬六

千九百四十三株茶戸三百一十五是月戸部奏定為制每十株官取其一徵茶二兩其無主者令人薅種以十分為率官取其八歲得茶一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收貯以易番馬并置都轉運司及茶馬司等官至十二月都轉運司言碉門永寧筠連諸處所産茶名剪刀粗葉惟西番夷獠用之自昔商販未嘗出境既非茶馬司巴茶之比宜別立茶局徵其税易紅纓氊衫米布椒蠟可資國用其居民所收之茶

亦宜依江南茶法於所在官司給引販賣於是設茶局五水寧一曰界首鎮雅州一曰硐門成都三曰灌州安州州鈞連州共歲收九十一萬六千三百八十斤既收則徵其什一於官至六年八月從四川按察司僉事鄭思先言開達巴三州之茶自漢中運至秦州道遠難致人力多困即令漢中收貯漸次運之七年十一月罷四川茶鹽運司十九年正月罷永寧茶馬司至英宗正統八年裁鈞連茶課司

置秦州茶馬司設司令丞官

至七年十月置河州茶馬司官制與秦州同外又有洮州茶馬司十六年七月罷以河州茶馬司總之三十年四月改秦州茶馬司為西寧茶馬司遷其治於西寧永樂九年復設洮州茶馬司十一年五月又設甘肅茶馬司於陝西行都司地正統八年裁嘉靖四十二年復設

臣等謹按明代茶課惟川陝為最重其他産茶之

地南直隸則常廬池歙浙江則湖嚴衢紹江西則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則武昌荆州長沙寶慶而四川尚有成都重慶嘉定夔瀘皆有常課

十一年七月遣光禄寺少卿徐英以茶紙等往罕東市馬

十六年八月定永寧以茶易馬之價

先是河州茶馬司定例凡上馬一匹給茶四十斤中三十斤下二十斤至是命永寧如河州之例至十七

年五月又定烏撒烏蒙東川芒部馬一匹給茶一百斤

二十一年正月命四川巖州立茶倉易番馬

禮部主事高惟寧自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還言番民所處老思岡之地土瘠人繁每販碉門烏茶等博易羌貨以贍其生乞許天全六番招討司八鄉之民悉免徭役專蒸烏茶運至巖州置倉收貯以易番馬比之雅州易馬其利倍之且於打箭爐原易馬處相

去甚近而價增於彼則番民如蟻慕羶歸市必衆巖州既立倉易馬則番民運茶出境倍收其稅其餘貨物至者必多從之明年六月巖州衛奏每歲長河西諸處番商以馬易茶其路由巖州經黎州始達雅州茶馬司定價每馬一匹給茶一千八百斤令碉州茶課司支給不惟番商往復路遠實亦給茶太多乞量減馬價將碉門茶課司所貯茶運至巖州設茶馬司馬至則驗其高下以茶給之詔茶馬司仍舊惟定其

價上馬一匹茶一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駒五十斤番商有不願者聽

又命川茶聽民自採

四川布政司奏川中産茶曩者西番諸羌以毛布毛纓之類相與貿易故歲課不虧近須定課額立倉收貯專用市馬民不敢私採每歲課程民皆賠納乞仍令民間採摘與羌人交易非惟民得其便亦且官課不虧報可

二十五年五月河州番族獻馬以茶給之
尚膳太監而聶等至河州以敕諭台必里諸番族皆感恩意爭出馬以獻于是得馬萬三百四十餘匹以茶三十餘萬斤給之諸族大悅聶遣使入奏命以馬分給河南山西陜西衛所騎士
三十年二月命官軍巡察松潘等處私茶出境
敕右軍都督府曰朵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番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通因私茶出境互市者少馬日

貴而茶日賤漸啟番人玩侮之心即檄秦蜀二府發

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

口巡察私茶之出境者至三月又遣駙馬都尉謝達

諭蜀王椿命布政司都司嚴為防禦又敕兵部以禁

約事宜諭川陜衛所及西番

四月命署僉都御史鄧文鏗劉觀景清往川陜譏察私

茶

臣等謹按王圻續通考載永樂十三年差御史三

員巡督陝西茶馬明史食貨志因而述之考實錄及會典並無其事蓋圻悮以洪武三十年爲永樂十三年又所謂三御史者即鄧文鏗等三人也文鏗志亦訛作文鑑

六月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

時嚴禁私販有以巴茶私出境者寘以重法倫在陜西倚勢恣横令布政司檄所屬備車載茶往河州家人周保因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不堪

捶辱以事聞帝大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幷倫賜死保等皆伏誅茶貨沒官以河擒吏能不避權貴遣使齎敕嘉勞之

七月聽四川等處納米易茶

時遣人按視川陝茶園因命陝西漢中以茶易馬四川松茂之茶與陝西同其碉門黎雅則聽商人納米市易次年四月又令四川成都重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各置倉貯茶以待客商納米中買及與西

番易馬各設官掌之

明史食貨志曰明制有官茶有商茶貯邊易馬官茶間徵課鈔商茶輸課畧如鹽制太祖設茶司定稅額陝西二萬六千斤四川一百萬斤自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山後歸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

是年始月遣行人於陝西河州臨洮四川碉門黎雅等處省諭把隘關口禁約私茶出境

成祖永樂三年二月弛番商夾帶茶禁

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今番商往往以他貨易布帛有司遵例慮枉絕遠人帝曰邊關立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四年停止茶馬金牌

洪武初令陜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茶馬司收貯官茶每三年一次遣在京官選調邊軍齎捧金牌信符往

附近番族將運去茶易馬給與邊軍騎操嘗命曹國公李景隆齎入番與諸番要約篆文上曰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凡四十一面洮州火把藏思曩日等族牌四面納馬二千五十匹河州必里衛西番二十六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下號金牌降諸番上號藏內府以為契三歲一遣官合符其通道有二一

出河州一出碉門至是停止金牌至宣德時復給之
未幾番人為北狄所侵掠徙居内地金牌散失而茶
司亦以茶少止以漢中茶易馬且不給金牌聽其以
馬入貢而已

七年正月嚴邊關茶禁

初帝懷柔遠人遞增茶斤由是市馬者多而茶禁少
弛碉門茶馬司用茶八萬三千五十斤僅易馬七十
匹又多瘦損故有是命

十年七月免四川通江縣茶課

凡三百七十萬四千四百斤有奇以貧民歲輸不足故也至十一年二月什邡縣言縣民自五年至十年虧官茶十六萬六百五斤乞折輸鈔帝諭户部曰此因近歲役民伐木妨其採辦如又令納鈔民何以堪況蕞爾小邑虧以萬計累年所負取償一時有司逼廹之必有鬻田産子女以免責者其患蹈之至宣德

五年九月天全六番招討司奏舊額歲辦烏茶五萬

斤二年一次運赴碉門茶馬司易馬今戶部再令辦芽茶二千二百斤山深地瘠茶多枯死難以採辦乞減其數帝曰邊民當寬以撫之止令辦芽茶其烏茶悉免十月知縣蔣永亨言宣德二年鈞連茶課已收二萬五百五十斤為蠻民燒毀令茶戶賠納尚欠二千三百餘斤令訴貧難乞蠲免帝以茶已納官豈可復徵邊民宜恤其悉免之又四川江安縣茶戶訴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

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責徵日急乞賜減免
并除雜役專辦茶課命悉免之至景泰元年十二月
免四川筠連及永寧等處失收茶課以被劫擾故也
十月令四川江安縣茶課折收鈔
至正統四年又令播州宣慰使司茶倉其茶課折收
鈔八年令筠連高珙宜賓等縣茶課每斤折鈔一貫
景泰二年十一月筠連高珙以民不便復改徵茶成
化二年十一月巡撫副都御史李浩奏貴州所屬歲

辦官抽芽茶所收者多不堪用請自今應輸者收鈔
貫部議行之
十三年二月仍許四川番人以馬易茶
自洪武三十年以私販者多申嚴西番茶禁至是長
河西魚通寧遠等處軍民宣慰司言西番無他土產
惟以馬易茶為業近年禁約之後生理甚艱乞仍開
中庶幾民有所養從之
大學衍義補曰產茶之地江南最多皆無榷法獨

於川陜禁法甚嚴蓋為市馬故也夫以中國無用之茶而易外夷有用之馬雖曰取茶于民然因是可得馬以為民衛視山東河南養馬之役固已輕矣但愚民無識怨讟易生又其地素貧而易變惟在司國計者能調停而優待之俾兩得其便一方之民不勝幸甚

仁宗洪熙元年以四川積茶折官俸

詔四川保寧等府所屬原額官茶照洪武年間例辦

納罷買民茶其官倉見積茶堪中換馬者仍留支其芽茶依當地時價作官吏俸給支消其不堪換馬葉茶具奏覆驗燒毀

宣宗宣德十年四月（時英宗已即位）改定禁約私茶每三月遣行人一次

自洪武三十年後每歲四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員分往川陝隘口半年間計遣二十四員往來絡繹不絕至是戶部奏三閱月遣官一次庶免沿途供費從

之

五月令四川保寧府巴縣官地茶依民地例起科

先是巴縣官地茶起科一萬二千四百餘斤承佃人

戸艱于辦納至是乃命如民地茶例

九月革南川等縣茶倉

四川布政司奏重慶府南川等四縣茶課數少而倉

官虛曠宜革其課令本府徵收從之至十月重慶知

府孫曰良言重慶有茶倉一所每歲收茶僅六千餘

斤其正副官宜各裁一員命部議行之正統四年革

播州宣慰司茶倉

十月令召商運茶西寧以給鹽引

西寧衛奏茶馬司缺茶買馬而四川成都諸府積有官茶請召商運至每茶百斤加耗十斤不拘資次支與淮湘鹽六引從之乃定例中茶者自遣人赴西寧而支鹽于淮浙以償費并定運茶甘州者每百斤支淮湘鹽八引自後商人恃文憑恣收販官課數年不

完都御史羅亨信言其弊乃令官運如故以京官總
理之
英宗正統五年令布政司府州縣批驗茶引所無茶課
者俱裁之
臣等謹按明初陝西茶引有火鑽峪批驗所而江
浙等處茶引皆買于應天常州杭州三批驗所又
洪武五年十一月移置山西平陽太陽津批驗茶
課所于豆津此皆批驗所之可考者其餘批驗茶

課之所不能詳矣

六年命以甘肅積茶折官俸

凡甘肅倉所收茶自宣德及正統元年以前者按月

準給陝西行都司并甘肅左等衛所官員俸及布絹

每茶一斤折糧一斗自後所積茶多悉照此例挨陳

折給至八年六月又從僉都御史曹翼請令甘肅倉

茶折支軍官俸給每斤準米一斗五升

景帝景泰二年令陝西四川二布政司各委官巡視關

隘禁約私茶出境罷遣行人

至四年復遣行人如故

大學衍義補曰國家捐茶利于民而不利其所入以自奉凡前代所謂榷務貼射交引茶繇諸種各色今皆無之惟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間於關津要害置數批驗茶引所而已及每年遣行人賫榜於行茶地方張掛俾民知禁又于西畨入貢爲之禁限每人許順帶有定數所以然者

祇欲資外國之馬以備邊豈若前代奪民生日用
之資以爲經費哉
五年四月戶部奏禁革私茶乞如鹽法例從之
凡軍民人等官吏馬快等船并車輛頭匹挑擔馱載
私茶者官司盤獲茶貨車船頭匹入官巡捕人員受
財縱放者一體究問如律引由照茶依例批驗截角
繳銷若有過期者批驗茶引所查報上司轉行追問
仍照例送銷自後批驗所給散引由務籍記茶商姓

名籍貫茶斤引數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送部鈔送庫文收紙存印引成化十八年有興販夾帶五百斤者照私鹽例充軍是年令四川界首茶課司于南京户部印給茶引折支官軍俸糧

英宗天順二年定番僧夾帶私茶之禁

先是景泰四年八月巡撫湖廣都御史李實奏四川番僧進貢畢日許帶食茶回還因此貨買私茶至萬

數千斤及銅鐵磁錫等器沿途多用船載至成都陸路起夫扛擡如卭縣至雅州其間半係𤉶夷土民不習肩挑多是背負送運不前又令婦人扛擡甚至四五百里之程及其至日誣以偷取茶物逼令賠補且山嶺險峻人烟稀疎日則野行夜則荒宿以彼淫穢之俗亂我淳美之風又經過驛站重索酒食稍有不從輒用兵刃傷人雖有伴送武弁難以鈐束乞敕禁之至是定凡番僧夾帶奸人并軍器私茶違禁等物

許沿途官司盤檢茶貨等物入官伴送夾帶人送所在官司問罪若所在官司縱容收買茶貨及私受饋送增改闗文者聽巡按等官察究至成化七年又禁進貢回回番僧人等於在京及沿途收買私茶

憲宗成化三年遣御史一員于陜西廵茶一年吏代既而番人不樂御史馬至日少至九年十月以巡按陜西御史范英言復詔御史免差止令撫按官并行人嚴禁之會典作十一年取回陜西巡茶御史仍遣行人十四年仍遣御史

於陝西巡茶

以西寧洮河茶馬司積多餘茶折收銀

初川陝茶課皆收本色以易番馬永樂後番馬悉由

陝西道川茶多浥爛乃令以三分爲率一分收本色

二分折銀至是西寧等處亦折收銀粗茶百斤芽茶

三十五斤皆量收五錢無銀收絲絹等俱觧本省有

司支用至五年令金川等處茶課仍收本色其原折

收銀布俟豐年收買茶斤以備易馬弘治八年命四

川自弘治二年後所通茶課俱減輕徵之芽茶一斤
銀一分五釐葉茶一斤銀一分
七年罷遣行人四川巡茶令按察司分巡官往來禁約
孝宗弘治三年復令陜西召商中茶官收其十分之四
御史李鸞言茶馬司所積漸少各邊馬耗而陜西歲
稔無事易眔請于西寧河西洮州三茶馬司召商中
茶每引不過百斤每商不過三十引官收其十之四
餘皆始令貨賣可得茶四十萬斤易馬四千匹數足

而止從之

臣等謹按茶馬之法洪永時三年一次官運保寧等處至西寧等處貯倉易馬後此例不行止取漢中等處民茶及巡獲私茶以充用至是令巡按及各布政司出榜召商報中給引赴産茶處收買茶斤運赴原定茶馬司以十分爲率六分聽商自賣其四分貯官此變官運而爲商運也

七年以陝西歲饑開中茶二百萬斤召商派抵糧處納

倉儲賑

至八年又令中茶四百萬斤以資邊儲十二年十二月廵按陜西御史王憲言河州等處設茶馬司收茶易馬大得馭番之道比來撫臣建議從權開中糧茶遂致私茶難禁而易馬不利今閒連歲稍稔而糧茶未見其益秪見其弊宜罷詔暫停之至十四年又以榆林環慶固原糧餉缺乏命量開洮河西寧茶四五百萬斤召商納銀類解邊倉糴賣糧料十五年十二

月以御史王綸言復停召商開中

十六年五月以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兼廵茶

給事中徐蕃等言廵茶所督之茶積貯于官司者多

不暇究其美惡乞取回御史凡茶事皆責任都御史

楊一清俟事有成效仍差廵察三年一代從之正德

元年一清請復設廵茶御史兼理馬政乃復遣御史

十七年復命召商運茶於陝西

時命召商買茶給銀定限聽其自運至各茶司取實

收查驗仍委官于西寧河州二衛發賣至正德元年

都御史楊一清議商人不願領價者以半與商令自

賣遂著為例

臣等謹按孝宗十四年令召商中茶納銀糴糧是

輸銀于茶司而給引賣茶也若是年給銀聽其自

運則又運茶於茶司而商以價銀矣

武宗正德元年都御史楊一清請復金牌信符之制不

行

時一清覲詣西寧等衛凡番官僧國師等各齎原降

金牌信符來謁一清責以近年不納茶馬皆北面稽

首稱不敢違乃疏請復洪武金牌信符之制疏上以

久廢不及復自後武宗寵番僧許西域人例外帶私

茶而茶法逐壞至嘉靖時御史劉崙總督尚書王以

旂等請復給諸番金牌信符兵部議番族變詐不常

北狄抄掠無已金牌亟給亟失殊損國體番人納馬

意在得茶嚴私販之禁則番人自順雖不給金牌馬

可集也若私販盛行吾無以繫其心制其命雖給金
牌馬亦不至乃定議發勘合予之
楊一清請復金牌信符疏曰自唐世回紇入貢以
馬易茶宋熙寧間遂定爲制以摘山之例易充廐
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害中國得馬足爲我利至
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彼既
納馬我酬以茶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前代曰互
市曰交易大不相侔且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以

馬爲科差以茶爲酬價使知遠夷皆臣民不敢背
叛如一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實賢于數
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狄之上策也自金牌
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按廵茶之官卒莫能禁坐
失茶馬之利垂百六十年查洪武時頒降金牌于
洮河西寧三衛番族凡四十一面納馬一萬四千
五十一匹每三年一次遣官齎捧議馬給茶後因
邊方多事停止有年如康春安圖諸衛渺不相通

恐數十年後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乞復舊制以弘治二十年為招易之期遣使齎上號金牌不必調軍深入恐滋騷擾惟會同臣等住劄三衛調取原降下號金牌前來納馬給茶賞勞以後三年一次中間二年仍照常曉諭有願以馬易茶者聽如不受約束調兵誅勦以警其餘庶恩威並施番人懷畏藩籬永固矣

十年定茶篦數

商人市茶不辨權衡止用篦中馬篦大則官虧其直小則商病其繁至是巡茶御史王汝舟約爲中制每千斤爲三百三十篦篦六斤四兩每正茶三斤篦繩三斤四兩至嘉靖三年御史陳講以商茶低僞悉徵黒茶地產有限乃第茶爲上中二品印烙篦上書商名而考之

王圻曰初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十斤蒸晒一篦運至茶司官商對分

官茶易馬商茶給賣每上引仍給附茶一百篦中引八十篦下引六十篦名曰酬勞經過地方責令掌印官盤驗佐貳官催運

世宗嘉靖五年重定四川茶引價

四川稅畝課茶照舊徵收其商販茶至百斤以上俱赴管茶官處報中凡中芽茶每引定價三錢葉茶二錢俱報中價銀付司上納其腹裏產茶地凡茶不及百斤俱赴州縣報數每十斤納銀一分給票照賣

十二年令陝西金州西鄉石泉漢陰紫陽五州縣茶戶
巡茶御史每十年一次清審量爲增減均平茶課
十三年令開茶之期商人報中每歲至八十萬斤而止
至二十六年戶部以金陝災震邊餉告急國用大絀
上言先時正額茶易馬之外多開中以佐公家有至
五百萬斤者後止開正額八十萬斤并課茶私茶通
計僅九十餘萬宜下巡茶御史議召商多中御史楊
美益言歲祲民貧即正額尚多虧損安有羸羡今第

宜守每年九十萬斤招番易馬之規凡通內地以息私販增開中以備賑荒悉從停罷毋使與馬分利戶部又以帑藏方匱請如弘治六年例易馬外仍開百萬斤召納邊鎮以備軍餉從之至四十三年三月御史潘一桂又言召商中茶近增至百萬滯矣止宜歲中五六十萬招商以五百五十人爲率報可

十五年勑陝西三茶馬司止留二年之用

御史劉良卿言私茶出境與關隘失察者律並凌遲

處死葢西陲藩籬莫切於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非可以常法論也洪武初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弘治中台商中茶或以備賑或以儲邊然未嘗禁内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減通番之罪止於充軍禁内郡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課茶悉聚於三茶馬司夫茶司與番爲隣私販易通而禁復嚴于内郡是敺民爲私販而授之資也以故大姦闌出而

漏網小民負升斗而罹法令計三茶馬司所貯洮河足三年西寧足二年而商私茶課日益增積腐爛無用茶法之獘如此番地多馬而無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勢必相求而制之之機在我今茶司居民竊易番馬以待商販歲無虛日及官易時則馬反耗矣請敕三茶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當發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夾帶令茶價湧貴番人受制良馬將不可勝用且多開商茶通行內地官榷其半

以備軍餉而河之階岷諸近番地禁賣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洮岷河青邊備道臨洮蘭州青隴右分廵西寧青兵備各選官防守失察者以罷軟論奏

上報可于是茶法稍飭矣

二十六年定造假茶及販私罪例

各商有原無資本混報茶批通同園戶蒸造假茶及將驗過真茶盜賣沿途採取草茶納官至五百斤千斤以上者商人園戶并知情轉賣之人各充發附近

極邊有差不及前數者依私鹽法又凡行茶地但有豪强出本雇覔十人以上挑販私茶者照例問罪巡捕通同賣放首惡及挾詐良民官吏俱治罪

穆宗隆慶三年均四川邊腹茶引

四川茶引舊額五萬道內黎雅一萬道松潘二千道腹裏三萬八千道嘉靖三十一年定黎雅二萬道松潘四千道腹裏二萬六千道至是以邊引茶少而易行腹引茶多而常滯乃裁引萬二千以三萬引屬黎

雅四千引屬松潘諸邊四千引留內地稅銀共萬四

千餘兩觧部濟邊以為常

五年定銷引遲速賞罰例

商人假以附茶為由任意夾帶短販有二三年不到

茶司者不數年不銷原引者于是定例一年完者厚

賞二年量賞三年免究四年問罪附茶一年入官五

年問罪附茶盡入官不準再報六年照例問遣

復定買茶中馬事宜

各商自備資本執引付官比號相同收買好茶無分
黑黃正附一例蒸晒每篦重不過七斤蒸晒畢所在
官司催發起程仍填註日期運至漢中府辨驗真假
黑黃斤篦各另秤盤經過置口巡檢司火鑽批驗所
鞏昌府查驗篦數稽考夾帶蘇谿關遵例每正茶一
千斤許照撒茶一千五百斤若有多餘方準抽稅各
照格填註鈐印截角限赴洮州茶司對分貯庫取實
收銷繳如有夾帶多少偽造低假正附篦斤不符即

從重問罪又令甘州茶司倣洮河西寧三茶司事例

歲以六月開中聽調番族限兩月內不拘兒騍騸馬

堪騎征者中納八百疋毋許過期

臣等謹按明代召商中茶如洪武三十年弘治七

年以來易茶所謂糧茶事例也宣德八年以茶易

鹽所謂鹽茶事例也若弘治三年令運茶至茶司

而給以引十四年令納銀于茶司而給以引十七

年又令運茶至茶司而給以銀皆隨時立法舉廢

不常惟以茶易馬所謂以采山之利易充廐之良不惟固番人心且以強中國故自洪武四年立法後迄崇禎末年太僕卿王家彦猶愷切言之直與明代相終始者

神宗萬歴四年二月廵按陜西御史傅元順條陳茶馬三事從之

其一撫番族以安地方謂洮西熟番古陸阿爾苔等國初受勅中納茶馬與西脳生番下沙麻兒等原不

同謀不得一概大征有妨招中一留茶篦以戒不虞
謂番人以茶爲命每歲中馬六千有奇中國恃以制
番近議與西海丙兔開市即以招番餘茶用易北馬
將使番人仰給于北彼此勢合貽患匪細宜照原議
與北狄市惟易緞絹布糧等物茶篦仍留招番一定
期限以定遵守謂每年招番中馬日期洮河茶司宜
定以五月河州二茶司定以六月西寧茶司定以七
月番市告竣而後北酋赴市庶經過中馬番族可保

無虞不致騷擾皆詔行之

五年諳達請開茶市勿許

諳達款塞請開茶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為命北

寇若得藉以制番番必從寇貽患匪細部議給百餘

篦而勿許其市易

十三年開西安鳳翔漢中茶禁

舊制內地與番鄰者禁食茶以御史劉良卿言禁稍

弛嘉靖四十三年御史潘一桂又言松潘與洮河近

私茶往往闌出與番夷通宜停松潘引目報可至是以西安鳳翔漢中不與番隣開其禁招商給引抽十之三入官餘聽自賣于是御史鍾化民又以私茶每多闌出請分任責成陜之漢中關南道督之府佐一人專駐魚渡壩川之保寧川北道督之府佐一人專駐雞猴垻率州縣官兵防守從之

二十三年議禁湖茶

初中茶易馬惟漢中保寧而湖南產茶其直賤商人

率越境私販中漢中保寧者僅一二十引茶戶欲辦本課輒私販出邊番人利私茶之賤因不肯納馬至是御史李楠請禁湖茶言湖茶行茶法馬政兩弊宜令巡茶御史召商給引願報漢興保夔者準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且湖南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番人亦受其害既而御史徐僑言漢川茶少而直高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之行無妨漢中漢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于酥酪為宜亦利番也但宜立法嚴數以遏

假茶户部折衷其議以漢茶為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給漢川畢乃給湖南如漢引不足則給以湖引報可

二十九年令漢中等所屬州縣茶課仍輸本色陝西廵按御史畢三才言課茶徵輸歲有定額先因茶多餘積園户解納艱難以此改折令商人絶跡五司茶空請令漢中五州縣仍輸本色每歲招商中五百引可得馬萬一千九百餘匹部議西寧河洮岷甘

莊浪六茶司共易馬九千六百匹著為令至天啟元年八月又以茶馬御史彭際遇言增中馬二千四百匹時商人正引之外多給賞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駟盡入姦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番既得茶叛服自由而將吏又以私馬竄番馬冒支上茶茶法馬政邊防於是俱壞矣

臣等謹按王圻續通考陜西茶課初二萬六千八百六十二斤一十五兩五錢萬歷時五萬一千三百八

十四斤一十三兩四錢係漢中府屬金州紫陽石泉漢陰西鄉五州縣歲辦分觧各茶馬司四川茶課初一百萬斤後改爲八十四萬三千六十斤至正統九年又減其半景泰二年停止成化十九年每歲運十萬斤萬歷時本色一十五萬八千八百五十餘斤存本處聽候支用係石泉建始長寧等縣并建昌天全烏蒙鎮雄永寧九姓土司辦納折色三十三萬六千九百六十三斤共徵銀四千七百二兩八分內三千一百五兩五錢五分存本省賞番賣觧陝西巡

茶衙門易馬銀一千五百九十六兩五錢三分係保寧府屬巴州通江廣元南江四州縣解納萬歷六年巡茶御史冊報新收銀一千六百九十四兩六錢九分五釐蓋茶課莫多于四川云

愍帝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太僕卿王家彥上料理茶苑京馬疏勑議行之

時馬政日弛家彥嘗請改西番茶馬之制帝褒納其言是年遷太僕卿因言崇禎元年每歲茶馬給邊給苑外額中京馬一千五百匹五司所積之茶易馬賞

番歲額二十萬篦又陳茶變價尚得銀十萬七千餘兩抵甘固軍餉此當日召商廣積之明驗也數年來茶篦減黄增黒茶道不通茶商裹足敝茗羸駟約略充數其應給各鎮者且議改折帑價矣乞復金牌制及嚴收良茶法帝手其疏語執政曰家彦奏皆善敕議行然軍興方亟不能盡舉也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十二